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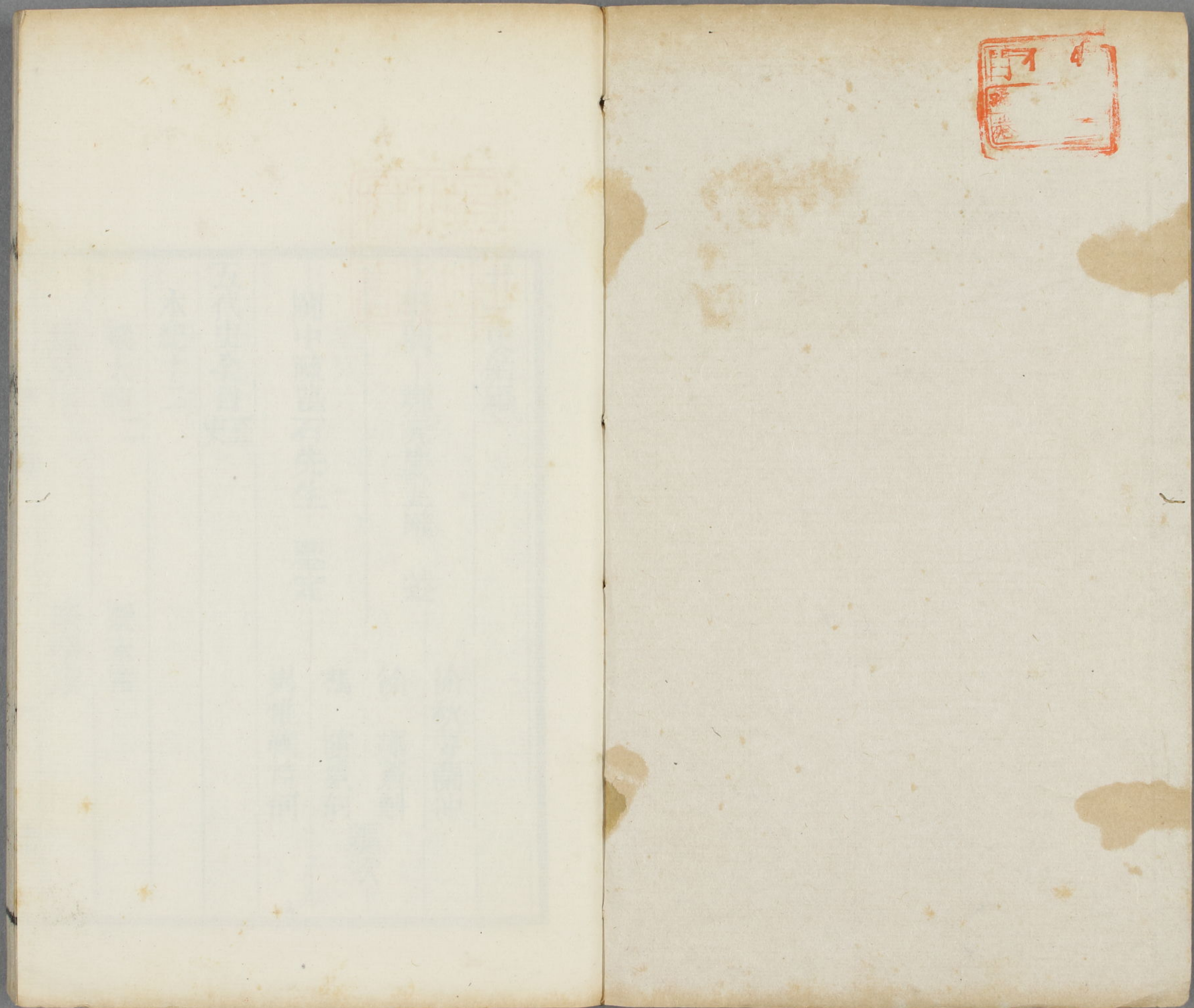
歸葉山房叢鈔

二十七

增  
595  
27

廿七







史約編

吳興 鄧元慶 正 述

徐秋萼 蘭仲

徐 崐 蒼蚪

編次

馮 演 景何

閩中陳瞿石先生 鑒定

男惟鞠 恃何

五代史全目

正史

本紀十二

梁太祖

二

梁末帝

唐莊宗

二

唐明宗

全目

士

唐愍帝廢帝

晉高祖

晉出帝

漢高祖隱帝

周太祖

周世宗恭帝

列傳四十五

雜傳諸人皆歷事數朝不可以代紀故特註出以彰其醜惟劉景巖仕晉以太

梁家人

昭儀 太祖母文惠王后 太祖元貞張后 陳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貞 友

全昱 友徽 友孜 友諒 友能 友倫

唐家人

太祖劉妃 貞簡曹后 莊宗神閔敬劉

韓淑妃

伊德妃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六 存確 存

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弼

環 嗣助 太祖弟克恭 克甯 克甯子

唐明宗家人

和武憲曹后 昭懿夏后 宣憲魏

子從璟 從瑋 從榮 從益 從子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重 從璨 從璋 從温 從敏

晉家人

高祖李后 出帝母安太妃 出帝馮后

敬威 敬贊 高祖叔父萬友 萬銓子

敬暉 高祖兄敬儒 弟敬德 敬

殷重肩

出帝子延煦 延寶

二

土

五代

漢家人

高祖李后

高祖弟崇信

周太祖家人

聖穆柴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

趙

德妃

子侗

信

從子守愿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貞惠劉后

宣懿符后

誠

熙謹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寇彥

卿

梁臣

康懷英

劉邠

牛存節

張歸霸

徐懷玉

梁臣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謝彥章

馬嗣徽

王虔裕

唐臣

郭崇簡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子匡翰

王建

唐臣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

毛璋

唐臣

朱弘昭

馬贊

劉延朗

康

唐臣

豆盧革

康義誠

藥彥稠

趙鳳

李襲

晉臣

桑維翰

吳巒

盧程

任圜

劉贊

何瓚

漢臣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

周臣

王朴

鄭仁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死節

梁王彥章

唐裴

南唐劉仁贍

全目

三

士

死事 梁張源德 唐夏魯奇 唐姚洪 唐王思

王清 唐張敬達 晉翟進宗 晉沈斌 晉

一行 鄭逖 唐晉俱名之不起 賜號逍遙先生 張

聽歸老 程福贊 任晉為李殷所誣 見

唐六臣 薛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義兒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伶官 故新磨 景進 史彥瓊

宦者 張承業 張居 王處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

雜傳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雜傳 盧光弼 譚全播 雷濂

雜傳 朱宣 從弟 王珂 趙彛 馮行襲 俱藩鎮

雜傳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俱

唐臣 王敬蕘 蔣殷 俱

雜傳 劉知俊 仕梁 及岐 蜀 丁會 賀

雜傳 張全義 閻寶 康延孝 俱仕梁 唐 朱漢賓 殺

梁唐 劉玘 周知裕 俱仕梁 唐 陸思鐸 仕

雜傳 趙在禮 仕唐 晉 王晏球 仕梁 唐 安重霸 仕唐 奔

五代

梁及蜀復歸唐 王建立

雜傳

康福 郭延魯俱仕唐晉 華溫琪仕梁唐 葛從簡仕唐晉 張筠仕

讓 李承約 皇甫遇 安彥威俱仕唐晉 梁唐弟錢仕唐晉 楊彥詢 李周 劉處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俱仕唐晉

雜傳

李瓊仕晉及契丹 劉景巖仕晉 盧文進仕唐及南唐 李金全仕唐晉及南

唐 楊思權仕梁唐 尹暉仕唐晉 王弘贄 仕唐晉 劉審交 王周俱仕唐晉漢 高

行周從兄行珪俱仕燕歸唐行周又仕晉漢

雜傳

安叔干仕唐晉及南唐 馮暉仕終五代 皇

甫暉仕唐及南唐 唐景思仕唐晉及契丹 漢周 王進仕漢周 常思仕唐晉 漢周 孫方諫仕契丹歸漢又仕周

雜傳

王峻仕漢周 王殷 劉詞俱仕唐晉漢周 王環仕蜀歸周 折從阮仕唐晉漢周

雜傳

朱守殷仕唐而反見殺 董璋仕梁唐而反 見殺 范延光仕唐晉叛而復降自投水死

裴繼英仕梁唐晉而反見殺 安重榮仕 晉而反見殺 安從進仕唐晉而反自焚死

楊光遠仕唐 晉而反見殺

雜傳

杜重威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見殺 李守 貞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而反自焚死 張

彥澤仕晉而 降契丹見殺

雜傳

王景崇仕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縮與 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

叛自投 井死

雜傳

馮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 周 李琪兄珽俱唐臣仕梁珽死琪又仕唐

全目

五

土

五代

鄭珽 李愚俱唐臣 仕梁唐 盧  
導唐臣 仕梁唐 晉 司空頴 仕梁唐  
雜傳 劉昫 仕唐 晉 盧文紀 仕終五代 馬肩孫  
仕梁唐 姚顛 仕梁唐 晉 劉岳 馬縞

崔居儉 俱仕梁唐 崔悅 仕  
唐 晉 李譚 唐臣 仕梁唐  
雜傳 和凝 仕唐 晉 漢 趙瑩 馬玉 俱仕晉及契  
丹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俱仕唐 晉

史圭 龍敏 俱仕唐 晉  
雜傳 李崧 仕唐 晉 及契丹 李麟 賈緯 俱仕唐  
晉 漢 段希堯 仕晉 張允 王松 俱仕唐

唐 又仕晉 漢 裴羽 仕梁唐 使吳越 歸又仕  
周 王延 仕梁 馬重績 仕唐 晉 趙延  
義 仕蜀 歸唐 又仕晉 及契丹 歸又仕周

考三

司天 職方

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本吳越 閩

南平 東漢

年譜一

十國年譜

全月

六

土



附錄三

四夷

上中下

遼史全目

備史稍節

本紀三十

太祖

耶律億

二

太宗

德光

二

世宗

阮

穆宗

瑒

二

景宗

賢

二

聖宗

隆緒

八

興宗

宗

三

道宗

洪基

六

天祚帝

延禧

四

志三十三

營衛

三

兵衛

三

地理

五

歷象

三

百官

四

禮樂

七

儀衛

四

食貨

二

刑法

二

表八

世表

皇子

公主

皇族

外戚

遊幸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甄妃 穆宗蕭后 景宗蕭后 聖宗蕭后

蕭后

興宗蕭后 蕭妃 道宗蕭后

后

蕭妃 天祚蕭后 三蕭妃

義宗

倍太祖長子 章肅皇帝 李胡太祖三子 隆先道隱 子喜隱 順宗

宗長

晉王 敖魯幹天祚長子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律海

里

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覲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曷魯寤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

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耶

律撻烈

耶律夷臘葛、蕭海瓌、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室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糾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理耶律奴瓜

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裹履牛温舒杜防蕭

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

律弭古高正耶律的瑒大康父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畱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朮哲耶律玦耶律僕里篤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擲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玉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引古耶律馬六蒲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殿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寶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觀耶律喜孫

蕭允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巖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朮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蕭奉先李處温張琳耶律余覩

文學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劉輝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能吏太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幹 楊遵勗 王棠

卓行蕭札刺 耶律官 蕭蒲离不

列女邢簡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朮者妻 耶律中妻

遼

方技

直魯古 主白 魏璘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伶官

羅衣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姦臣

耶律乙辛 張孝傑 耶律燕哥 蕭十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逆臣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耶律劉哥 耶律海 耶律不也 蕭達魯古 耶律撒刺竹 奚回離保

蕭烈

外紀

高麗 西夏

國語解

宋史全目上

正史 依全史止分 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太祖

三

太宗

二

眞宗

三

仁宗

四

英宗

三

神宗

三

哲宗

二

徽宗

四

欽宗

二

高宗

九

孝宗

三

光宗

全目

十一

士

宋

甯宗 四

理宗 五

度宗

瀛國公 附 二 王

志一百六十二

天文 三十

五行 七

律歷 七

地理 六

河渠 七

禮 吉十二 嘉六 賓 五 軍一 凶四

樂 七十

儀衛 六

輿服 六

選舉 六

職官 二十

食貨 十

兵 二

刑法 三

藝文 八

表三十二

宰輔 五

宗室世系 二十 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后 孝明王后 孝章宋后 太宗淑德尹后 懿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眞宗章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后 慈聖光獻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

全目

十二

士

宋

后妃

神宗欽聖獻肅向后 欽成朱后 欽慈陳后 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后 昭懷劉后 徽宗顯恭王后 鄭后 王貴妃 章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欽宗朱后 高宗憲節邢后 憲聖慈烈吳后 潘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張貴妃 孝宗成穆郭后 成恭夏后 成肅謝后 蔡貴妃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后 黃貴妃 甯宗恭淑韓后 恭聖仁烈楊后 理宗謝后 度宗全后 楊淑妃 魏悼王廷美太祖四弟 燕懿王德昭 秦康惠王德芳俱太祖子 安僖秀王子 偁德芳五世孫

宗室

漢恭憲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禧 南恭靖王元份 越文惠王元傑 鎮恭懿王元偓 楚恭惠王元偁 周恭肅王元儼 悼獻太子祐俱太宗子 濮安懿王允讓元份子

宗室

吳榮王顯 益端獻王頊俱英宗子 吳榮穆王似 俱神宗子 獻懿太子茂哲宗子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徐王棣 沂王懔 和王棣 信王椿俱徽宗子 太子諶弟訓 俱欽宗子 元懿太子勇高宗子 信王璩 高宗養子 莊文太子楷 魏惠憲王愷俱孝宗子 景獻太子詢甯宗所立 燕懿王十世孫 鎮王 竑甯宗養子

宗室

子澹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肅 師巽 希言 希懌 士悟 士儂 士 崑 士情 不羣 不棄 不尤 不怠 善俊 善譽 汝述 叔近 叔向 彥傑 彥逾

宗室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 太宗七 真宗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全目

十三

士

宋

四

徽宗三十四 孝宗二 光宗三

魏惠獻王一 甯宗二 理宗一

范質

子晏兄

王溥

子威信

信子昭亮

石守信

子保興保吉

王審琦

子成衍成衍孫

高懷德韓重贇

子崇訓

張令鐸羅彥瓌王彥昇

韓令坤

父倫慕容延釗

子德豐從

符彥卿

子昭愿

王景

子延義

王晏郭從義

子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侯章

折德辰

子御勳御卿御

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

行友

子全照

侯益

子仁矩仁寶

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

繼勳藥元福趙冕

子延溥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

曾孫

凱康延澤王

趙普

弟安

吳廷祚

子元輔元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楚昭輔李

處耘

子繼隆

曹彬

子璨潘美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

全目

十四

士



宋

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弟嗣贊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

孫若批焦繼勳子守節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

萬全田景咸王暉

李穀皆居潤竇貞固李濤弟濬孫仲容王易簡趙上交

子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温叟子焜焜劉濤邊光

範劉載程羽

張昭竇儀弟儼呂餘慶劉熙古子蒙正蒙叟石熙載子中

李穆弟蕭

薛居正子惟吉沈倫子繼宗盧多遜宋琪宋

李昉子宗訥宗諤宗諤呂蒙正張齊賢子宗誨賈黃

中

錢若水從弟若冲蘇易簡郭贇李至辛仲甫王沔温仲

舒王化基子舉正舉元舉元子詔

張宏趙昌言陳恕魏羽劉式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全目

十五

士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子旭旭子質楊昭儉魚崇諒張瞻

高錫兄弟子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璿邊珣王明許仲

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勳

石曦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

子延濬兄趙延進輔超

楊業子延昭延昭子文廣王貴荆罕儒從孫曹光實從子克明張暉

司超

李進卿子延涯楊美何繼筠子承矩李漢超子守恩郭進

牛思進李謙溥子允正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

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

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侁劉

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罕趙瑫郭密傅思謙李斌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郭載

宋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子從王繼升子昭

遠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輿劉

綜卞衮許驤裴莊牛冕張適樂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子從

馬全義子知節雷德驥子有終孫孝先王超子德用

王繼忠傅潛張昭允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

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

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

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曾孫仲術寇準

李沆弟維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林特丁謂夏竦子安期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宋庠弟祈

陳執中劉沆馮拯子行已賈昌朝弟昌衡從子梁

適孫子美

魯宗道薛奎王曙子益柔蔡齊從子延慶

全目

十七

士

宋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從子趙安仁父字子良

君錫陳彭年

任中正弟中周起程琳姜遵范雍孫子奇子趙稹奇子坦

任布高若訥孫河

高瓊子繼勳范廷召葛霸子懷

曹利用孫繼張耆子希一楊崇勳夏守恩弟守贊

隨狄青張五郭達

吳育宋綬子敏求從李若谷子淑叔子王博文子

王駿

李諡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

臣孫朴田況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子欽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子景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頴張茂直梁顥子固楊徽之楊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潘慎修杜鎬從兄查道陶

孔道輔子宗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投少連

全月

十八

士

彭乘、嵇穎、梅塋、司馬池子且從子、李及、燕肅子度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子遵、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

垂、張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顏、許元、鍾離瑾、孫

冲、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沿子鼎、杜杞、楊政、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馬尋、李虛己、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瑛、楊日嚴、李行簡、章頴

陳政、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觀、袁

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驤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吳鼎臣、呂景初馬遵、吳及、范師

道、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瓘弟、滕宗諒劉越、李防、趙湘、唐肅子詢、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子安、范祥子育、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子諷、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叔、劉

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弟偉、晁迥子宗、劉筠、薛映

謝泌、孫何弟、朱台符、戚綸、張去華子德、樂黃目、柴

成務

喬惟岳王步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玟宋博凌策楊覃

陳世卿李若拙子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恭

秦羲謝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李迪子東之弟子肅之承之及之東王曾弟子張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孫恭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子公綽公張弼公孺

士遜

韓琦子忠曾公亮子孝寬從子陳升之吳充王珪

季父平

富弼子紹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佑純范純仁子正

韓億子綜韓絳子宗韓維韓縝子宗

包拯吳奎趙抃子唐介子淑問義

邵亢從父馮京錢惟演從弟易子彥遠明逸惟

從子

宋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歐陽修子發劉敞弟攸子奉世曾鞏弟肇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余靖彭思永張存

鄧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

鄭俠

何邨吳中復從孫擇仁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兄劉文質子渙趙

滋

劉平弟兼濟郭遵任福王珪武英桑懌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諗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王安石子雱唐炯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瑛蒲宗孟黃履蔡挺兄王韶宋

薛向子嗣昌章粲

常秩鄧綰子洵武李定舒亶蹇周輔子序辰徐鐸王廣

全目 二十一 土

宋

淵弟王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顯李參郭申錫傅求張景憲賈卞張瓌孫瑜許

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璠杜純弟杜常謝麟王宗

望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

詵蘇宗馬從先沈邁弟遼從李大臨呂夏卿祖

無擇程師孟張間陳舜俞樂苗時中韓贄楚建

中張頡盧革子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子師趙高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從弟沈立張揆張燾俞充劉瑾閻詢葛

宮張田榮譚李載姚煥朱景子光李琮朱壽隆

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李高永能沈起劉彝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子古謬誼孫

司馬光子康呂公著子希哲

范鎮兄子百祿

蘇軾子過

蘇轍族孫

全目

二十二

土



宋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均大臨

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旦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温

益

孫覺

弟覽

李常孔文仲

弟武仲平仲

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

從弟之儀

王覲

從弟俊義

馬默

劉安世鄒浩

田書王回曾誕

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

弟汝霖汝方

吳陶張廷堅龔夬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馨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

弟換

黃巖朱服

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疇

蕭服

徐勣張汝明黃藻光石公弼

注洪彥昇鍾傅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

弟麟子雄古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

球子

苗授子履王君萬子瞻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宋

王光祖李浩和斌子劉仲武曲珍劉闐郭成賈  
嵩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達林據管師仁侯蒙

康恪李邦彥余深詩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

輔耿南仲

何棗孫傅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

文昌齡子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尙

沈銖弟路昌衡謝文權陸蘊黃實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棗

蔡疑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

汲呂嘉問李南公子董必虞策弟郭知章

劉拯錢適石豫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昂宋喬年

子強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

相弟任諒周常

何灌李希靖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可對李并敵王雲龍世積林持斷許非隆也

林對王清風常 劉王夫何執中無用也

吳 御制開卷風氣隆明即務請買新道皆國事

隆對發靈式圖 符姓二吳時中吳林隆清宋齊事

列呂氣開李南公 董必與策 吳時中章

曹息董煊錢士官向來之相業勳勳與善白於朕

蔡蔡 中本前宗我職向常業顯合相亥靈式會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 芷畦 述

范 毅 天民 歸爾瑜 上珍

同學 潘 麟 喜曾 潘乘六 時御 參訂

五代史 宋歐陽修木 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 姓朱名溫 更名晃 宋州揚山人 父誠 以五經 教授鄉里 帝初從黃巢 為盜 降唐 賜名全忠 拜汴州刺史 宣武軍節度進封

梁王 弼 昭 哀 二帝 即皇帝位

末帝 名友貞 太祖四子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勖小字亞子其先出於西突厥自

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

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名嗣源克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

姓石名敬瑭父臬捩雜本出西夷從李克用

征伐有功為洛州刺史帝仕後唐為太原節

度尚永甯公主尋起兵滅後

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更名高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

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

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名承祐高祖三子

周太祖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

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隸其頸上為飛雀

世謂郭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及高祖

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雷守舉兵入汴為眾

所推遂即

皇帝位

恭帝名宗訓世宗四子

附十二國

吳越錢鏐

吳楊行密

岐李茂貞

元瓘

郭俶

五代史

二

士

前蜀 王建  
燕 劉守光

楚 馬殷  
希廣

閩 王審知  
延義

南漢 劉隱  
晟

南平 高季興  
保勛

後蜀 孟知祥  
昶

南唐 李昇  
煜

東漢 劉崇  
繼恩

希賢

希範

朱文進

延鈞

從誨

延政

繼冲

保融

景

承鈞  
繼元

遼史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於其師吳道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臣節意為哈麻所擠以鳩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為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遼史凡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為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廟堂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讞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須強壯言者無以應

遼

耶律億

德光

賢 阮

隆緒

宗真

洪基

定 延禧

雅里

三

士

大石  
夷列  
直魯古

塔不煙  
普速完

宋史 元脫脫本凡四  
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昝殷仕後唐漢周三  
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

兵變眾將擁立  
遂即皇帝位

太宗 名昺初名匡義賜  
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恆太  
宗三子

仁宗 名禎真  
宗六子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  
濮安懿王子

神宗 名頊英  
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  
宗六子

徽宗 名佶神宗  
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  
宗長子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  
開平乾化

王建楊渥移  
檄復唐

後梁祖朱温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温  
其詐力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二百年  
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  
敵也吾無葬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  
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八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  
殺之刃洞於胸蓋温本盜耳一旦有天下據非所據而  
躬為禽獸之行老賊萬段甯為甚乎

羅隱說錢鏐  
討梁

梁震終身稱  
前進士

獻瑞麥一莖  
穗

後梁太祖  
温既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稱賀温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温薄其為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鳴臬賣國求利不可立於維新之朝敕令循等皆致仕○温母王氏生三子温最幼黃巢起温去母亡入巢黨為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宋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為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宋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温默然温父為五經教授故云○温嘗避暑張全義家淫其婦女殆徧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為李罕子所圍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諸子在外温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婦張氏妒之密使友珪斬關入寢殿温驚起友珪曰老賊萬段遂殺之以敗氈裹尸瘞於寢殿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號  
貞明龍德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帝矣夫帝本膏梁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為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為於是自殺史言帝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天豈忽温賊哉向使存勗斲棺焚屍則弑二君一后之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憤但剗室削樹而止亦略於討惡之典矣

張承業  
官終身

劉鄩百步  
計

錢錫驚枕

齊邱鉄箸畫  
灰字

後梁末帝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自即位，改元鳳曆。止二月，未  
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於大梁。○敬翔知  
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  
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  
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  
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為梁勁敵，獨  
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何足懼？已梁日  
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踏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嘗以  
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  
○趙巖及德妃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  
日紊。以至於亡。○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  
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殺帝。  
因自殺。○唐主欲發溫墓，斷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  
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  
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後唐莊宗

在位三年  
號同光

王彥章義不  
臣唐

以李存賢鎮  
幽州踐手搏  
之約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  
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  
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  
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直，侮縉紳。且舉手  
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  
亡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  
為之。甘蹈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  
也。



孔謙賜號豐財瞻國功臣

以伶人陳俊等為刺史

後唐莊宗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子繼安提破帽隨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安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為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帝嘗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四顧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眾乃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於鄴命李嗣源討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為流矢所中遂殂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於灰燼之餘。

後唐明宗

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救解縱五方鷹隼

刻九經板印賣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既弒諸將請立使堅辭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於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六畏之疏聽醫瘡剜肉之詩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弒主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子未幾即為阿三所弒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恢信夫。

張憲忠義

姚洪死節

後唐明宗  
帝稱監國弒劉后殺諸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帝曰  
吾年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  
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  
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  
不聽遂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  
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  
書讀多舛誤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為  
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  
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  
斧斫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  
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  
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  
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  
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  
聞深可畏帝獎之○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  
道曰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曲盡農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

後唐閔帝

在位四月  
號應順

廢帝

在位二年  
號清泰

李敬美諫厚賞將士

張文寶不受吳餽

後唐閔帝召學士讀貞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弘  
昭馮贇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  
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宮中最見親愛乃不念父  
德而弒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  
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怯也當時入洛許軍  
士縉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  
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主  
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石敬瑭有功  
得家心

梁震稱荆臺  
隱士

後唐閔帝廢帝  
朱弼昭馮贇以廢帝久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於將  
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出  
奔廢帝至蔣橋馮道等上表勸進遂入洛陽即位遣  
人弒閔帝於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  
令詢遣使問起居閔帝遇害勸哭半日自經而死  
時有司百方斂括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  
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軍士無厭猶怨  
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伏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廢帝  
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  
為用羣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  
膽墮地○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  
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內琉璃屏中夜  
焚香祝天旦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  
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  
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  
至此紀惶恐謝○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時號為三  
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  
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後晉高祖

在位七年  
號天福

出帝

在位四年  
號開運

後晉祖石敬瑭明宗受堦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  
罪難追矣尊契丹為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  
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  
讓憂鬱而殂馮道背顧命立兒子出帝內政不修調鷹  
拒諫寇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  
在哉迨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管  
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為  
之耶

和凝署門不  
通賓客

安重榮恥臣  
契丹

桑維翰諫負契丹

沈勁死節

後晉高祖出帝  
帝受契丹命為大晉皇帝。割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羸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帝契丹止晉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已而晉納吐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重睿出拜馮道使輔立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出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勿悔也。至是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契丹主名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於是始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憂云云。遂封帝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桑維翰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卒以進士及第。任晉為大臣。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  
號乾祐

隱帝

在位二年  
仍號乾祐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宮中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殂。隱帝嗣位。時大臣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邠章。邠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短。天平人乎。

帝初為李氏  
贅婿牧馬犯  
僧田

契丹以馮道  
為太傅  
盡載庫寶以  
行

郭威温辭色  
受言將卒歸  
心

宮中多怪

後漢高祖隱帝  
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於是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  
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主征伐邠素愚蔽不喜書  
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  
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  
兵至封邱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為亂兵所弑○高  
祖從弟蔡王信素黷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  
子對之封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  
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  
命其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輕重盡殺之  
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  
問其年幾何答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其妻裸露至  
以席自蔽云

後周太祖 在位三年  
號廣順

帝自謂周郭  
叔之後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智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  
也受托孤之任負震主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  
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邱隱帝為亂兵所弑猶  
迎劉贇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為眾所擁立論者於此  
有怨辭焉况其碎玉器於庭不貴異物罷營田牛課能  
恤民隱不遏糴絕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冊故  
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為最太祖次之其餘  
俱無足稱者

李穀以人臣  
盡職為對

范質宰相器

邊鐫號邊佛  
子邊菩薩邊  
和尙

後周太祖  
馮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太  
后因請立嗣君太后詔迎漢主從弟贊即位會遼兵  
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  
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  
為湘陰公乃以帝監國尋即大位帝悉出漢宮中  
寶玉器碎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  
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  
鬻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  
何為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  
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饑請糴  
於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  
珍食謂王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  
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  
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  
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  
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後周世宗

在位六年  
號顯德 恭帝 在位六月  
仍號顯德

後周世宗本姓柴幼從姑長太祖家太祖遂以為子初  
封晉王後繼周祚深知近世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  
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敗為功南割江淮西克秦  
鞏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  
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為耕夫織婦置諸庭暇則名儒  
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  
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點  
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宋運之當興耳

帝有削平天  
下之志

南唐孫晟以  
死報國

旌劉仁贍之  
節

趙匡胤繫纜  
餘馬

韓通一門死

李筠伐宋死

李重進死節

日光塵盪

後周世宗恭帝  
帝自將與東漢戰於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賣戰斬之自是將卒始知所懼○伐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關南悉平○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幻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圖法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帝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遼與東漢連師入寇遣匡胤禦之都下謹言將以出軍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謀已定環甲執兵直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未及對則相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

附十二國

錢鏐在位三十三年  
十二年諡武肅  
按鏐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號寶正  
元瓘在位十年諡文穆  
弘佐在位六年諡忠獻  
弘侗在位一年  
弘俶在位三年  
十五年  
楊行密在位五年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僖宗時販鹽為盜有豫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曰此其人矣後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保據浙江射潮築塘改所居城為衣錦軍梁封吳越王子元瓘嗣助勳著績天顯無傷子弘佐嗣克遵先志弘侗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弘侗而立弘俶俶能除去亂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封淮海國王子孫多為顯官吳越亡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渥在位二年  
隆演僭號武  
義凡十三年  
溥僭號順義  
乾貞太和天  
祚凡十六年  
李茂貞在位  
三十八年諡  
忠敏  
王建僭號武  
成永平通政  
天漢光大凡  
廿八年  
衍僭號乾德  
咸康凡七年

進封吳王建國楊州子渥嗣凌蔑舊章徐温等兵諫不從既而弑之立弟隆演弟溥繼之僭稱帝遷金陵為徐温子知誥所篡吳亡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人也擊黃巢破朱玘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收封秦王子從贖嗣為鳳翔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令孜養子僖宗被令孜劫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中官用事酒色薰心後唐伐之衍輿櫬啣璧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馬殷在位三  
十三年諡武  
穆  
希聲在位二  
年  
希範在位十  
五年諡文肱  
希廣在位四  
年  
希萼在位一  
年  
希崇在位一  
年

度使劉仁恭之子烝父妾囚父殺兄自為節度使乾化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勗伐之擒其父子凱歌入晉陽先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殷鄆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封楚王子希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為節度使父喪不哀日啖五十雞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一籠也尋卒希廣繼之希萼弑廣自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縱酒無度臣民不附為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王審知在位三十四年諡忠懿

延翰在位一年

延鈞僭號龍啓永和凡十年

繼鵬僭號通文凡三年

延義僭號永隆凡六年

延政僭號天德凡四年

劉隱在位十年

龔僭號乾亨白龍大有凡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玠嗣墨衰飲酒裸男女以為戲弟晟弑之自立亦無道子振嗣作燒煮劊剔刀山劊樹之刑令罪人鬪虎抵象賦歛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亡南平高季興陝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子從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冲至乾

觀察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王子延翰嗣一日繙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弑之自立僭稱帝子繼鵬弑之自立無道亦被弑叔延義嗣淫虐尤甚朱文進弑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文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亡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水獄以弄臣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吻

廿五年

玠僭號光天

凡二年

晟僭號應乾

乾和凡十五年

張僭號大寶

凡十五年

高季興在位

廿二年諡武信

從誨在位二十年諡文獻

保融在位十年諡貞懿

保勗在位二年

保勗在位二年

繼沖在位一年

德元年八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亡後蜀孟知祥

孟知祥僭號明德凡三年

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尋僭稱帝子昶嗣驕

昶僭號廣政凡三十一年

奢無度穢器俱裝七寶好為搢擊之事母李賢妃妻花

李昇僭號昇元凡十年

蕊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舉族至汴待罪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闕下封秦國公後蜀亡南唐李昇徐州人也自言唐憲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宗後為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為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知誥為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是為李後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主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東漢劉崇漢高祖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劉知遠之弟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威迎立其子贊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給曰自古決無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嚴山道人以理國政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事多矯揉一傳即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并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附遼

十二國

耶律億僭稱太祖號神冊天贊天顯凡十九年  
 德光僭稱太宗號會同大同凡廿一年  
 阮僭稱世宗號天祿凡四年  
 璟僭稱穆宗號應歷凡十八年  
 賢僭稱景宗號保寧乾亨凡十四年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已八世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者雖齟齬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倍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隆緒僭稱聖宗號統和開泰太平凡四十九年  
 宗真僭稱興宗號景福重熙凡廿三年  
 洪基僭稱道宗號清寧咸雍大康大安壽隆凡四十六年  
 延禧僭稱天祚帝號乾統天慶保大凡廿五年  
 道僭稱天錫

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即日攜美人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晉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為名死即剖腹實鹽謂之帝昶倍子阮立述軋弑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世宗伐之阮子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粱河傳子隆緒冲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有澶淵之役子宗真嗣國富兵強乘宋有西夏之擾言關南地富弼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嗣酷好浮圖歲齋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縝割

帝號建福  
定號德興共  
三年  
雅里號神歷  
大石僭稱天  
祐帝號延慶  
康國凡廿年  
塔不煙僭號  
咸清  
彝烈僭稱仁  
宗號紹興凡  
十三年  
普遠完僭號  
崇福  
直魯古僭號  
天禧凡三十  
四年

地界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  
來攻。取燕雲。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為金人所擒。凡九  
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真之孫瀆。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  
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大石。億八世孫也。以進士上第。  
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材。因遼亡。建國於起  
思漫。又遷虎思。廿年而歿。蕭后塔不煙。稱制七年。號感  
天皇后。子彝烈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  
后。彝烈之子直魯古繼之。為乃蠻所滅。又五世計八十  
八年。

宋太祖 在位十六年。號建隆。乾德開寶。

詔修前朝諸  
陵  
禁火葬  
置義倉於州  
縣

宋太祖趙匡胤。逢機遘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  
猝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主太后。命毋驚犯。同漢  
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豁達大度。推  
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搏聞帝即位。曰。天  
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卽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  
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  
何時。而忍為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  
盡信也夫。

幸武成王廟  
去白起像

洞開諸門如  
我心

五星聚奎

太祖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太后  
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  
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  
應曰諾即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  
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  
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  
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卮酒疑  
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  
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為眾  
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夕帝生赤光滿室  
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  
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李燾采湘山野錄謂太祖  
召太宗入禪其夕遙見燭影下有斧聲遂令宋家兄  
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擇  
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  
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  
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嘆  
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太祖

宋太宗

在位廿二年號太平興  
國雍熙端拱信化至道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  
年滅七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  
為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  
薄何也金匱渝盟雖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啓之而背母  
負兄一弟二姪俱罹非命即抱哭癡兒亦何以塞公議  
耶當日母子託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已久  
至后崩不為成服秉心維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  
史臣非盡誣也

賜九經白鹿  
洞

親試貢士分  
三甲賜瓊林  
宴

宋史

十九

士

曲冥賦詩

種放裂佛經  
為幃帳

太宗  
杜太后臨終囑太祖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普即為誓書藏之全賈○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已而德芳亦歿光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名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用再誤光美遂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臨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之命俱託於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疑也○帝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孰可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悅首久之曰壽王可乎  
準曰知子莫若父

賜九經於學  
校

除農器稅

出錫焚疏

王曾捕飛帽  
妖言

宋真宗 在位廿五年號咸平景  
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宋真宗寬仁慈愛為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黜王陳之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至欽若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乎時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在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也

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

陳彭年號九尾狐

丁謂拂鬚

兩月並見西南

真宗

契丹侵瀋州中外震駭寇準請駕親征帝難之乃名問羣臣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帝乃決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欽若謂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準由是出知陝州張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讀之至於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帝自聞欽若之言深以為辱欽若因進封禪之說堯叟以經義附和由是天書疊見詔議封禪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大修道官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曰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嘗晚坐承明殿名王曾入對既退使內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為慢其見憚如此尋以曾兼會靈觀使不受魯宗道立朝侃侃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

宋仁宗

在位四十一年號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厯皇祐至和嘉祐

寫無逸圖於屏後苑觀刈麥封周世宗後趙抃一琴一鶴司馬池嗜退詔天下立學定三場科舉法剪鬚賜呂夷簡

宋仁宗隨母臨朝十一年政非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厯後急於求治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小范老子主邊疆鐵面御史專封奏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老居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韓魏公寒西賊之心富鄭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時文之體狄武襄成廣南之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何愧焉第仁慈有餘而知勇不足白壁微瑕其在郭后一事乎

初置武舉  
四賢一不肖  
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朋  
黨論  
枯竹生筍  
王安石上萬  
言書  
劉隨號水晶  
燈籠  
兩赤雪  
同日無雲而  
震者五

仁宗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入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  
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  
謂鐵面御史○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  
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  
有閣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  
聞四東北使來聘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  
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  
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  
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議及結  
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主曰既增我幣當曰獻  
日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  
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以納  
字與之和好遂定○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  
體○狄青破儂智高廣南平○尙美人有寵與郭后  
爭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頰帝大怒以爪痕示  
呂夷簡夷簡素憾后以漢唐故事為對遂廢之

宋英宗

在位四年  
號治平

劉敞進讀史  
記

宋英宗召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  
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  
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  
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  
父使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  
尊崇之道為允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  
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後  
世咏歌至德亦云盛矣

司馬光修通  
鑑



登瀛抱槧

韓琦讀建儲  
張方平進筆

英宗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  
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  
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耳帝遂  
感悟温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太后猶臨朝韓琦  
問太后何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  
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議典禮  
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紛不若明道先生以  
當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為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  
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  
日謂修曰汝父為吏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  
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  
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宋神宗

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初封太祖後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為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  
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入曾罷青苗矣鄭俠圖土曾  
罷十八事矣即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  
免也安石復相令韓縝割地畀邊用欲取姑與之策以  
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  
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遶榻而行晚矣  
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  
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罷置祠廟

司馬光王安  
石理財之辨

宋史

二十三

上

吳奎進治說  
三篇

王安石眼多  
白甚似王敦

張士遜草聖  
本朝第一

神宗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春散秋歛曰青苗法蘇軾言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  
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  
北流民每風沙霾噎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  
並城民買麻枲麥楚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土門監  
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  
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  
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  
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  
是果驗後雍卒賜諡康節

宋哲宗

在位十五年號  
元祐紹聖元符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  
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  
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  
夫元祐收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曾終於章  
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  
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  
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狄  
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賜孝子徐積  
諡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  
歸院

太后賜社飯

宋史

二十四

七

胡宗愈進無黨論

程顥言新法吾黨激成

王珪三旨宰相

日食雲霧不辨火入鹽鬼

哲宗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為首朱先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楊畏曾布先後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改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婕妤恃寵譖后於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為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蘇軾自登州名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尋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賜張商英商霖二字

立八行取士科

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

蔡京父子各立門戶

童貫載馬植歸始圖途

宋徽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靖國崇甯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竄其好故一惑於新法則封舒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培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夫錢四惑於玩好則傾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冊為教主道君以至大水告也黑管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背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宋史

二十五

七

都下宛若山  
林破澤  
幸王黼第觀  
芝  
李冀罵賊死  
節  
傅察使金死  
節  
林據不識甄  
盜字  
龍見於京師

徽宗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  
是未定朕欲上逃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  
盡死○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覲結怨於  
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  
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  
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  
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八人為好  
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  
敢辭乞免錙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  
之○朱覲領應奉局花石綱於蘇州東南部刺史郡  
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滅遼尋為  
金虜封昏德公殂於五國城○清谿民方臘左道惑  
衆適吳中困於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陰聚遊手  
之徒以誅覲為名陷建德等處後遁還清谿韓世忠  
擒殺之○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江湖轉掠  
十郡張叔  
夜擊降之

宋欽宗  
在位一年  
號靖康

何灌死節  
張確死節  
王稟負御容  
死節  
張克戩死節  
劉錫死節

宋欽宗為金人所迫欲幸鄧襄李綱拜泣邀止治守戰  
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撤圍綱料入冬必  
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嫉之出綱於外夫李綱捍國  
种師道勤王金人雖強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  
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  
和六丁六甲笑談兒戲遂至六宮舉族盡遭北轅余甚  
嘆帝之不能知人善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曰宰  
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霍安國一門  
死節  
歐陽珣忠義  
報國  
陳東擣登聞  
鼓  
天狗星隕有  
聲如雷  
彗長數丈北  
拂帝座掃文  
昌

神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沐經過敵營金人懼  
遣使問違誓之故乃罷網以謝金人○李邦彥善謳  
謔自號浪子人謂浪子宰相○以郭忠為成忠郎選  
六甲法以禦金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敵攻  
益甚忠笑談益甚曰非至危吾師不出及京師陷帝  
大慟曰不用神師道以至此遂如青城奉表請降還  
宮士庶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  
不流涕○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遂以太上皇太后  
與親皇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妃康王夫  
人邢氏等北去又以帝及后太子妃嬪宗室并秦檜  
等北去府庫蓄積為之一空○邦昌僭位四十日及  
金人退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宗正位既潭州賜死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大  
哭金人擊之罵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多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欲相學士劉韜歸書  
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即酌卮酒縊死金人歎其忠  
徧題窗壁以識其處凡  
八十日始歛顏色如生

欽宗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歷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  
新歷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  
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  
術者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  
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  
以為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歷纔行之五年輒差不  
可用卒復用崇元歷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  
明元歷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歷蜀又有永昌歷正象歷  
南唐有齊正歷五代之際歷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  
非古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  
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自周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  
歷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千步日步月步星步發繳  
為四篇合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  
政細行歷一卷以為欽天歷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五代史

二十七

士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之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七州爲南漢自太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平合中國所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梁

敬翔

翔從太祖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温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尙讓妻也温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温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向讓王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温寵信每言事多得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寇彥卿

温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折屋爲椳浮滑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傍徨不忍顧左右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娘將晚昭宗遣人告温乞留待冬行温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羅紹威

五代史

二十八

上

紹威初起魏博為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溫喜曰昔蕭何為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為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為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為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於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於楊行密因斬梁將畢敬思等已溫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宗威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坑所聞者憐之

王彥章

晉取鄆軍聲大振末帝召彥章至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之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為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延道下八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有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八格始賜死

鄭珏

五代史

二十九

七

王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未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  
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王問計王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  
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  
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願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王俛首  
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  
時為婢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  
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  
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  
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御時妾父不  
幸死於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笞  
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於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  
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  
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

陛下興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  
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為界誰復為陛下守者臣自康  
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  
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莊宗即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崇韜位兼  
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所喜讒頗入  
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展  
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我與梁對  
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深居官陰  
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為慮不  
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  
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  
為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温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  
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温使敬翔作答書而工不及龔吉  
或云龔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快快  
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參軍  
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  
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為鴛  
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  
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  
室世傳為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援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  
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  
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構遂背晉歸  
梁梁亡復歸晉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讒構以至  
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耶車裂  
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悵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  
圍太原合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  
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  
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  
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  
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同其過輒揮鐵鎚擊之  
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八戰嗣源  
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  
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  
勝鎮登道旁家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家  
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為徒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  
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  
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於市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  
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

五代史

三十一

士

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本一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九同銅也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即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

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答之乃解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即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卽元兇旣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爲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

五代史

三十二

土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李憚

憚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憚作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為梁節度使貨壞從事壞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眾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摩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已死吾恨未得死所甯惜死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壞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任圜

明宗朝圖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圖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圖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碑臣以不知書悞蒙採擇相位

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蠅蝦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姚洪

洪事唐為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災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為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燄於前令壯士十人封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為之泣下

王弼贊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弼贊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平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平曰無也弼贊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於是奉帝居州解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隕地弼贊曰此酒家也願

五代史

三十三

士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引贊子  
巒為潞王賁鳩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殂

晉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論以獻略云假有二  
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  
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為  
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為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為惡也  
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裴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  
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  
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  
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玉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  
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  
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  
卒去不知所之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脣妻重脣早卒馮寡居  
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瑭梓宮在殯帝竟册為后是日  
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御莊見於高祖之影殿  
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  
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  
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  
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  
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  
僕光遠即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  
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  
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腳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

五代史

三十四

士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敕以手撫其留為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漢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議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史弼肇

弼肇事高祖為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搃殺之民有祗罪者弼肇但示吏三指即腰斬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平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為讖已覩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

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歷年守貞食盡遂敗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汚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於朝詔笞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王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之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五代史

三十五

士

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歷學其法皆傳於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滅又事契丹朝於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德無才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晏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眾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晏竟敗晏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參宋史

吳越

梁朱溫封繆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繆推命者繆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遂受之已遣吏進表於梁梁祖

問吏曰繆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真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繆子元瓘初質於外已歸國繆病臥召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於是繆乃出筭鑰數箇召瓘授之曰諸將許爾矣瓘遂立瓘善為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懼因病狂尋卒錢氏兼有兩浙自繆世即重斂其民以事後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管之餘即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管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五代史

三十六

土

廢吾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  
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至寢門刺殺之即出嫁  
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岐

朱温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  
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  
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  
人肉賤於狗昭宗時於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  
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  
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  
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是時諸侯  
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  
薄下合權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為炬也優  
謂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矚有  
田千頃竹千晦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願以此德之

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蜀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  
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

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  
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為醉妝國中入皆效  
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  
自作日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  
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士而封必不  
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  
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用為僇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  
氏鬻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亡義  
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  
自言玉皇降身鋹於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迎之胡子冠  
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胡  
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茵  
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

步而仆胡子皆以為符瑞國尋滅先是劉龔各龔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張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曰使張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亡太宗嘗宴近臣張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談諧若此

後蜀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為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為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為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南唐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染碧

色經夕未收曾露下色愈鮮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為趙徵也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慰其意也

外國

契丹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為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五代史

三十八

士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為保  
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  
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  
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  
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登天嶺嶺  
東西連互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嶺曰  
此辭鄉嶺也南望為永訣同行者皆勸哭往往絕而  
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旋地氣最溫人苦大寒  
則就溫於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  
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  
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  
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  
百里八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  
覆柵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至裏禪始見  
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即

飽自是入大山行二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為陵所  
兀欲入祭諸部人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日拋蓋禮畢問其禮祕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為女真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為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北為牛蹄突厥人  
身牛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嘗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走又北為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犬  
子則皆散走及北為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  
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每走十餘  
里遺一筋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餒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北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  
酌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

得後為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晦册于闐國王李聖天為  
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為記其尤  
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辨髮戴瑟瑟珠之美者一  
球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  
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醜積其地無水掘地得濕  
沙人置之罾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  
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主李聖天  
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日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  
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梗沃以蜜粟沃以  
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  
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  
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  
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  
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於  
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  
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物

遼史

行宮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人  
主因宜為治春冬違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畝魚歲以  
為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鉢春捺鉢曰鴨子河  
其地四面皆沙碛多榆柳杏林國主以正月月上旬至其  
地時天鵝未至則卓帳冰上冰既泮則偵鵝者於有鵝  
處舉旗探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時服於上風望之報  
至輒鳴鼓探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時服於上風望之報  
東青鵝拜投國主放鵝擊鵝墜近侍即舉錐刺之國  
主得頭鵝則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鵝毛於首  
以為樂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山東北三百里  
有金蓮子河其地西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  
秋捺鉢曰伏虎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  
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其  
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合獵人吹角效鹿鳴  
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舐鹽鹿冬捺鉢曰廣平淀

遼史

四十

士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煖國主牙帳多於此坐冬牙帳以槍為硬寨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圍中有省方殿書甯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為蓋綵繪韜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窗榻皆氈為之俾以黃油絹其宿衛則用契丹兵四千日輪番祇直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地有仙人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即渤海山縣也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忽化鶴來歸集華表柱以珠畫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 薊州之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相傳洛陽人雍伯性至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又蔚州有飛狐縣本名廣昌相傳有狐於紫荊嶺食松子五粒成飛仙因改飛狐事在隋仁壽元年

禮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為幟像龍御之或為蟾蜍書幟曰宜春 人日則煎餅食於庭中謂之薰天 重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絲絲為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為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重九日國主率羣臣部族射虎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免肝為韮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禳穢 冬至日國人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嚴非祭不敢近

轄底

轄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即位讓轄底轄底不敢當及億即位醜誘刺葛等作亂億既獲之問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日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

勢之轄底日迭刺部人眾勢強易為亂宜分為二以弱其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誼端恪重  
熙中命為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  
曰臣無他聞向典栗園惟知炒栗小者孰則大者必生  
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蓋借栗以  
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於遊畋疏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為作歌  
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  
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  
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  
兮劔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  
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牙  
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  
而銜之卒以讒  
死妃小字瑟瑟

宋史

五行

宣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  
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為患所  
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槍棒自衛亦有託  
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  
禍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鄉婦產一子  
大而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熙甯中益陽  
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黑色如炭政  
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樓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  
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  
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饑熙甯中英州雷  
震一山梓樹盡枯為龍腦至龍腦價為之賤紹興八  
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  
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千萬多至塞路其  
色黑白青黃各異為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宋史

四十二

士

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  
殺貓而鼠舐其血 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  
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岫方二  
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  
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  
金鷲鄉銅錢二萬忽自飛是年泰甯縣耕夫得鏡厚三  
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未幾雷震碎 熙甯元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數  
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 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  
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  
淵潭云

選舉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賓興  
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君相  
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史卑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  
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性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徹車贏馬者接踵至  
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詩

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之廢何者設法取  
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  
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  
不可勝數亦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  
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  
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  
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於宮中  
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為天子胡不樂太  
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  
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畱守信等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真生死而肉骨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拔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為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伺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普相久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於普侑以海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宋史

四十四

士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  
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啟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  
政即處決如流家人啟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  
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臣願以半部  
為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太  
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乃不復言 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  
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贊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  
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曹彬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  
召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  
警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  
焚香為誓於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  
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  
而赦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 彬初總師以行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  
為賀彬曰不然此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  
功况使相極品平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  
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  
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  
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耳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  
塗必引車避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朝夕諄諄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  
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賣儀

儀弟儀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  
篇而儀尤精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官一日  
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  
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  
及相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  
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僖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宋史 四十五 士

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符彥卿鎮大名有謫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昶昶子質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陳搏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每寢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訪以黃白術不對太宗

九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留闕下數月放還山搏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端拱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矣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馮吉

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士宴集即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即賦詩詩成即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為三絕

宋史

四十六

士



薛居正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觝蹴鞠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於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親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八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上曰多遜居恆每詆卿一錢不道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温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諤七歲能文取以父任得官獨山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述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於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

所在土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為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不少訕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沽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八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曷若不知之為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太亮之為人遂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已太宗策進士

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倫選置不錄上不悅爲一  
榜盡賜及第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  
福壽康甯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八辭便坐  
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  
既歸浴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  
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  
有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珙每日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  
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獨  
頌賦詠父恆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歲與  
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直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  
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  
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  
中遘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

既葬其母八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於賜  
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  
氏年八十餘每八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  
問縉紳榮之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  
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  
之署四字令易簡勝於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  
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欵器上聞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  
非欵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  
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祕  
閣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  
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直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  
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李至

太宗嘗幸祕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至勒之石上曰千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而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為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為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氈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化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為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免朝廷以其老於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為楊無敵胡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於潘美而為督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

姚坦

坦性強固為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逋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嘗假山間之罷役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禪贊無狀遣官就鞠於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為直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便升陟上特赦梓人為納陞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慎修

宋史

四十九

七

慎修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惇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干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齎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內侍齎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遺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

特賜之

種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侍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為室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為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恚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太宗高之為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復應召為大官晚節頗飾輿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諷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遊遂為鄭人直宗時與寇準並相為人有韞藉好讀書雖耆年日昃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宋史

五十

士

之逆旅即畱教以學遂登科策進用在土安前土安知制詰其命乃禹偁辭云

李沆

眞宗時沆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解舊有物怪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喧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寇準平日

於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於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密院準大慚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尙書帝厯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名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向敏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  
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  
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闌寂然因徑入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相慶敏中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主眷持殊不  
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之勳德禮  
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  
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心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毋  
賓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困不支  
僕擬啟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翌日即上之  
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  
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帝自是嚮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瘰癧時人目為  
瘰癧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

至夔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  
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  
裴度祠於圃田

晏殊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  
及為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  
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  
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浹峭特然  
就橐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  
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為墓  
於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橐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宋庠宋祁

宋史

五十二

七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宣祁第七時人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稟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為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青名動華夷而能以畏慎自保儂智高既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甯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面故有涅既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傳藥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祠其家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問故答曰謂恃權估勢異時必遊朱崖吾不能入其黨謂間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謂丁崖川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設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追新制日

宋史

五十三

士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於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動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曰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於夢卜遠矣修為頓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釁干岐萬轍必勝而後曰追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於此晚年為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禮不衰

文彥博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為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尋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名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為堂  
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包拯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  
絕迹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職者不得放歸  
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  
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為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歛手  
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石  
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  
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為政必  
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  
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  
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  
於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為陛下必以臣不才  
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胡瑗

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  
在湖州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  
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  
令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瑗門者衣服  
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為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既廢郭后楊尚二美人益專寵上體為羸至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為言然未能去也時  
內侍文應用事性強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伴  
應曰諾文應乃立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  
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敕  
尚氏為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  
實為之

蔡襄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  
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  
知泉州也距州三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  
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宋史

五十五

七

里以庇行道間人為勒碑紀德襄尤工書書為當時  
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温成  
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  
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閱自謂為族弟  
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  
三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  
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  
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  
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為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號四先生嘗  
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挂襄  
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  
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  
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  
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歐陽修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弄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  
逐再三而志意自若除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  
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  
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為聞人著集古  
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  
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  
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  
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為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正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  
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鞏曰臣所謂吝謂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宋史

五十六

士

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去馬去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哺怡然無譴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垌

熙甯初唐垌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摺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為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穎州後累官至宰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迹為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牖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為長隄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隄上

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為蘇公隄其去也民皆畫像飲食必祝其有德於杭也已貶惠州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為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焉建中初卒常州 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於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於許自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嘗使契丹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其全

集云

黃庭堅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治河為兒戲章惇惡之貶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法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晴雲善畫竹初不自貴惜四方持繚素請足相躡於庭同厭之投繚於地罵曰吾將以為轆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邱驛忽雷不行沐浴整衣冠生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同為館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話公度意為畫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若恐聽者徐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同也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怪之以為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弗得為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者至惴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目為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甯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甯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曾識安石惠卿不綰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為要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尤善開發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請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畱對榻談三日夜及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道所居濂溪名之學者遂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顥

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而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宋史

五十九

土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為悼惜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熙甯中顯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常為卿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召見且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變法言者甚力顯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

程頤

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為本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藝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天地間一蠹耳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於是著易傳春秋傳頤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

載字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為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可措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邵雍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古今世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然多其所自得者雍清而不激利而不流所居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  
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  
中風雨即不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  
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斷僕皆驩相謂曰吾  
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畱信宿去之好事者為  
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先是北海李  
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  
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及六十  
四卦圖象雍既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  
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為標的而有意於經世見中原淪沒  
常若痛切於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慙不及  
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螻蛄過前  
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委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云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  
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  
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于卷其上年餘  
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上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即能講  
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上遊嗜學不倦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  
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左郎知襄城襄民  
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  
茂人呼為著作林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甯  
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  
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畱司

與司馬光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  
為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義莊嘗言我平生學問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  
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  
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類有泚與程  
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比來但去得一矜字  
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始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  
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後薦召至京不肯畱賜號和靖處士靖  
康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  
谷中得免已劉豫聞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頤  
讀易地也為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能識其面後以薦

被召至則遺書秦檜論黜和議檜惡之遂乞歸蓋頤嘗  
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熙甯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  
河洛士翕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赴即以師禮事顯於穎  
昌相得懽甚其歸也顯日送之曰吾道南矣顯卒又事  
頤於洛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及頤  
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  
頤往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  
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  
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  
論列之大者嘗有使至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其  
名動華夷如此

李侗

侗受學於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  
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  
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油油如



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時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遣其子熹受學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嗜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之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珣法中絕直秦李斯所為無疑也議由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而因畫為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為文奇險尤妙於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摹至亂真不可辨性嗜古每遇占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瀟灑好潔成癖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兄其舉動譎怪多類此

子友仁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芾上於朝

陳禾

徽宗初童貫用事與黃經臣虜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為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崔鷗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鷗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畧曰臣至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怪故逐臣司馬先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幸相童惇者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宋史

卷三

七

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為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下傳誦之欽宗即位鷗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畧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是京之本謀也而馮解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向敢為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适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為大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為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周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於茲已極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別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鷗平生為文甚多然篋無留橐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

趙適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謀反據輪囷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阮阱巨枿布渠谷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榛乃遣壯丁捕得榛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之榛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榛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榛執狂跳賊廬舍皆茅竹榛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榛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遁望見火從前道逼之前後夾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章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微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為強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

布實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孟后遂廢

蔡京

京前後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也條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躡鼻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為姦利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有相纓者不得已乃謝事條京長子也權勢軋於京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為讐敵條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條甫入遽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條曰禁中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為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條既得幸帝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語以相譏浪妻朱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為副宣撫陛辭曰適二

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勿責後京父子俱竄死

童貫

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獵進發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北伐之役尋起邊釁金人敗盟南下貫聞奪魄即奔入都奉上皇南避惟恐行之不速後斬於英州

朱勔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勔善逢合為密進浙中珍異初致黃楊三木帝嘉之後漸增之五七品政和中遂極盛舳舻相望於淮汴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於民士民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之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恪即坐以大不敬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是時人家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恐交夷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欽宗時籍勔資田至三十萬畝餘物稱是徙循州即所至斬之



